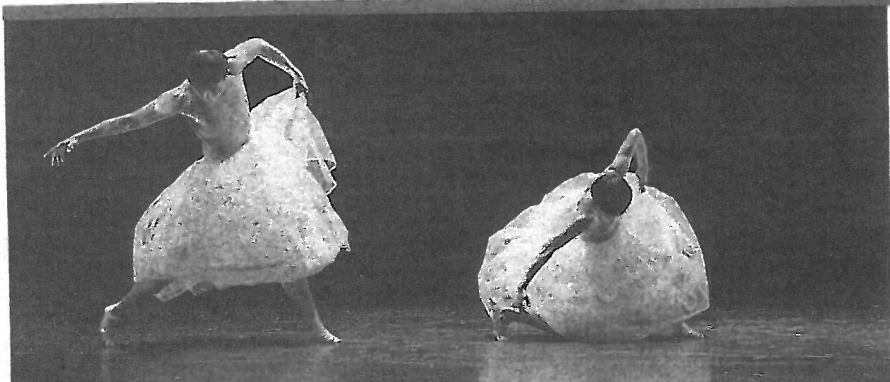


文化副刊



由台湾独立舞团带来的《浮花》力与美结合让人惊艳,曾获国际舞蹈大奖。

“云门”之后台湾现代舞最新锐力量、《浮花》编舞蔡博丞 “现代舞到我们这代该不一样了”

南都讯 记者颜亮 实习生刘紫琦 11月15日,第11届现代舞周落下帷幕。过去一周,24场演出共40个节目轮番上阵。其中不少新锐舞蹈力量的作品让人耳目一新。11月11日晚,在广州大剧院演出的《浮花》,葛拉蒂·登高尤其值得一提。当晚的演出由中港台三地三个不同的现代舞团构成,让人惊艳。尤其是来自台湾的现代舞《浮花》,短短十分钟,编舞独特,诡谲多变,融合了剧场舞蹈和极限的肢体动作,让人目不暇接。而他的编舞蔡博丞现在却仅仅27岁,堪称台湾现代舞最新锐力量之一。

《浮花》:获国际大奖的新锐舞作

作品《浮花》取材于民间信仰里放水灯的意象。蔡博丞说“父亲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突然生病去世了。我被这种生命的稍纵感吓到了,所以后来我就做了这个作品。这既是我对父亲的祝福,也算是对我自己的一种释怀。”

然而要诠释这种浮沉之美并不容易,蔡博丞选择了一种新奇但是艰难的舞蹈形式——让女舞者骑在男舞者身上起舞。蔡博丞说:“因为有两个舞者叠在一起跳舞,所以训练的时候经历了很多困难,两个人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培养默契。我让两个人叠高,其实自有含义:因为你爬得再高,你都敌不过天意。”

《浮花》的精心构思在国际上也取得了很大反响,它曾获得了第28届德国国际现代舞大赛之德国斯图加特高提那国际制作奖及观众票选奖。

新与旧:让年轻人看懂传统

蔡博丞今年27岁,作为一位年轻的舞者,他对现代舞的传承与发展有自己的看法:“在台湾,有的人认为传统是过时的东西。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还是希望作品里能够保有传统的元素。可是同时,我希望自己是在旧的元

素里面找到更新的表现方式,或者说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能够接受的表现模式。”

谈到云门舞集时,蔡博丞说,“我们必须承认,云门舞集的舞蹈是非常优秀的,它也在社会上起到一种普及现代舞的作用。但是现代舞到了我们这一代应该不一样了。”

独立舞团:处境艰难,努力发展

在蔡博丞的团队里,如今已经有了四名队员。但他们都不是全职的,只是因为他们志同道合,彼此之间又非常好,所以有活动的时候就会聚在一起。平时没有活动,就只能自己去上课,自己去挣钱,自己照顾自己。蔡博丞说,独立编舞和独立舞团在台湾的处境比较艰难,“不过其实全世界的独立舞团都是这样子的,没有很多的资助。”

虽然发展之路艰难,但是蔡博丞认为独立编舞和独立舞团有着他们存在的意义。“我觉得独立编舞和独立舞团的位置可能是有点教育性质或者是带领观众走近现代舞的一个中间阶段。这些独立编舞和舞团会更多元,有更多想法和创造性。”据蔡博丞介绍,台湾有很多现代舞的独立团队都是深耕在社区,到社区做演出,希望能有更多民众接触到现代舞这种艺术。

【相关新闻】

广东艺术节精彩演出盘点

第12届广东艺术节开幕已经有十余天,包括开幕演出《沙湾往事》在内的诸多精彩表演在广州各大剧场轮番上场。

1 英国话剧《揭秘》

从19日开始,将在广州第二少年宫小剧场演出的《揭秘》——布莱切利公园密码破译中心(简称《揭秘》),由英国空剧团演出。在看过《消失的地平线》和《我和博尔赫斯》之后,想见广州观众对空剧团并不陌生,更为难得的是,这次《揭秘》将在广州连演四晚。《揭秘》取材自《茅屋往事——破译恩尼格码》,讲述“二战”期间的谍战故事。

2 新编汉剧《诗娘》

在传统戏曲方面,大型新编汉剧《诗娘》也于昨晚亮相友谊剧院。该剧由梅晚导演,故事聚焦“自梳女”这一广东特有群体之上,同时也将广东汉剧皮黄声腔的高雅和表现得淋漓尽致。

据梅晚介绍,她早在1994年便开始接触到自梳女这个群体,后来不间断地深入了解,“我之前做了16个剧本,40多场戏,而这只是唯一打动我心灵20余年挥之不去、特别想做的一个东西。”《诗娘》一剧以素描的方式演绎了三个自梳女姐妹的命运际遇和心路历程。

文化资讯

认真娱乐:第2届德国电影节开幕

南都讯 记者黄茜 发自北京 11月14日,由歌德学院中国分院、德国电影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国第二届德国电影节”在北京开幕。本届电影节的主题为“认真娱乐”,11部深具内涵又不至于娱乐性的影片展示了德国当代电影的多样性。

开幕影片《受难之路》,是著名导演迪特里希·布吕格曼的作品,描绘14岁的女孩儿玛利亚自愿为耶稣奉献生命的故事。该片在放映过后,引起了在场观众激烈的争议。除了开幕影片之外,还将有10部杰出的德国当代影片在电影节期间放映。其中,多米尼克·格拉夫导演的《姐妹情深》,讲述德国18世纪伟大戏剧家、诗人弗里德里希·席勒与两姊妹的恋爱故事;格奥尔格·马斯导演的《双面生活》,揭露“战争儿童”不为人知的阴暗过去;《该死的歌德》则是一部在德国获得巨大成功的娱乐片,该片吸引了700多万观众,令其男主角穆巴里克一举成为德国电影界的超级明星。

关于今年的选片是否考虑投中国观众之所好,本届电影节荣誉主席、著名德国女导演桃莉丝·多利在新闻会上表示,德国(和中国相比)是一个小国家,因为投资的问题,德国不会去拍3D技术的灾难片或战争片;但是,德国电影的专长在于讲述于人类情感的故事,在表达细腻情感方面占据优势。桃莉丝·多利还表示,中国电影在柏林电影节很受欢迎,尤其是贾樟柯、王全安等人拍摄的小成本电影。

文字的匮乏:8位艺术家上海联展

南都讯 记者黄茜 11月14日,“文字总是显得匮乏”在上海艺术门画廊隆重呈现。本次展览是8位当代艺术家之间的一次富有意义的对话。

展览标题来自美国女艺术家珍妮·霍尔泽的文字系列作品《常理》。这件作品里的文字(经常)以反讽式地出现在棒球帽上、杯底或者公共牌上,极具挑战性且发人深思。此次展览将展出霍尔泽的系列作品《Pearl》的“常理”和“生存”,其中包括用彩色LED光拼写的艺术家从过往作品里所选取的格言。

藏族艺术家贡嘎嘉措和中国艺术家王庆松都在作品中体现了全球化和快速现代会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贡嘎嘉措创作了以文字为底的混合材料拼贴画,中国字轮廓的“雾霾”、“拆”被生动的猫咪、蝴蝶和花朵装饰覆盖。王庆松2014年的摄影作品《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在一个巨型黑板上清楚呈现世界500强企业标志以及全世界各个著名大学的名称,以此质疑“同一个世界”和“同一个梦想”的全球现状。

将文字用作元素进行当代艺术创作的现象并不少见。主办方表示,通过这个群展,意在探讨文本在视觉艺术中的使用,文字如何能够像图像一样,在传达思想和表达内在感情上具有同样强大的力量。

“中国梦·南粤心”:广东艺术节作品展

南都讯 记者颜亮 实习生张巧惠 11月12日,“中国梦·南粤心——第十二届广东省艺术节优秀美术作品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幕。共展出294件作品,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水粉水彩画、雕塑等画种。展览将持续至12月11日。

本次广东艺术节优秀美术作品展在全省范围内征集版画、国画、雕塑、油画、水彩等作品近1000件,历时八个多月,经初评、复评,最终评选出294件展出作品,并评出金奖4件、银奖12件、铜奖23件、优秀奖47件。

获得金奖的作品包括郑峰的版画作品《空谷幽兰》、陈向兵的油画《天边的云》、方澄的雕塑作品《一线一太极》以及蒋彦的中国画《一门三杰》。

乾隆御笔《白塔山记》估拍价过亿

南都讯 记者黄茜 发自北京 北京保利2014年秋季拍卖会将于11月28日起预展,11月30日至12月5日举槌。在大部分拍卖行因经济形势吃紧而收缩拍卖规模的同时,保利秋拍依然保持了与春拍相同的规模与高品质。

古代书画部分因为征集困难,珍品存世量稀少,向来难出明星标的。今次保利秋拍,古代书画部首推著录于《秘珠林石渠宝笈续编》的乾隆皇帝亲笔御书《白塔山记》,此件标的估价过亿,成为全球估

价最贵的文物。

乾隆三十八年(1773)长至月,乾隆帝为记录登上白塔山后所观四方景色,做成《白塔山记》。三年,这篇美文以楷书竖排分刻两块碑,每块碑皆刻四面,一碑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刻《白塔山总记》,另一碑四面分刻《塔山东面记》、《塔山西面记》、《塔山南面记》、《塔山北面记》。如今,两块碑分别立于北海公园永安寺正殿殿前的“引胜亭”和“涤凉亭”。

此次上拍标的包括除《塔山东面记》之外的四个手卷,估价过亿。在谈及及推出过亿拍品是否感到压力时,北京保利古代书画部负责人说:“古代书画市场泡沫相对较少,推出估价过亿的拍品,亦是对市场承受能力的考验。”

近现代书画部分,本次秋拍保利推出“三石两鸿一大千”六位大师拍卖专场,集中展示齐白石、吴昌硕、傅抱石、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六位大师的名品佳作,展现中国近现代书画的“黄金时代”。

文化副刊

第11届广东现代舞周开幕,24场精彩演出漫舞金秋 曹诚渊:云门舞集其实不能算是现代舞

南都讯 记者颜亮 10月28日,第11届广东现代舞周正式拉开帷幕。从目前公布的节目单来看,本届广东现代舞周将上演共40多个节目、24场演出,其中有来自意、加、以、美、新、葡、日、荷8个海外国家的节目,以及来自中国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北京、广州、南宁、珠海的演出。

值得一提的是,从去年开始出现的社区节目板块,今年得到加强。占到总节目数半成共12场的“舞美花城”板块,将从剧场走进社区,在不同的公共空间免费向市民开放。而其他12场的剧场演出,则将在友谊剧院、广州大剧院、广东省歌舞剧院以及广东现代舞团剧场举行。南都专访广东现代舞周艺术总监曹诚渊,讲述本届现代舞周的侧重与思考。在谈到现代舞的现代性时,曹诚渊语出惊人,“云门舞集其实不能算是现代舞”。在他看来,现代舞就是要走在前沿,而云门舞集承载了太多传统的东西,“云门2”则要破旧立新,广东现代舞周也具有跟“云门2”一样的使命。



曹诚渊在第11届广东现代舞周发布会现场。

[南都推荐]

开幕演出 广东现代舞团《光影中的蜕变》

剧场演出中,首先不得不提11月8日晚的开幕演出。广东现代舞周每年的开幕演出,都由广东现代舞团的首演节目担纲。今年舞团选取的舞,是专门为配合第11届广东现代舞周总结过去、开拓未来的历史时刻,把舞团多部经典舞码重新编排再现,成就这一部《光影中的蜕变》。

《光影中的蜕变》共选取了13个舞蹈片段,其中包括1992年舞团成立后首个演出节目《鸟之歌》;1998年为中国赢得首个国际性现代舞编舞大赛金奖,由那克编舞的《我要飞》;在国际上频频获得好评,巡演超过百场,刘琦作品《临池》选段;以及今年年初才于加拿大温哥华首演成功的作品《芥子》。

重点演出 新加坡舞者舞团+意大利无证舞团

此外,11月10日,由新加坡舞者舞团带来的《从消逝出发:好……不过!》由两部作品组成。《从消逝出发-破碎与扭曲》纪念日渐衰落的传统民俗,穿插老歌剧、民谣等传统元素讲述华洋交汇的新加坡的文化断层。《关于:好……不过!》则是艺术总监那克与韩国著名编导金在德以经典武侠电影《笑傲江湖》为灵感找寻各自共同的记忆。

11月12日的意大利无证舞团《与生俱来》理念来自欧洲一体化后,欧洲各国对是否会丧失自己文化的独特性的担忧而引发的思考。

社区演出 观众“窥视”与成为“合伙人”

在社区演出板块,今年以“舞美花城”为题,将在二沙岛海山街1号星海草坪上演,上演贯穿历史传承、人际关系、城市生活以及放飞想象的节目。

意大利无证舞团向玛莉莎葛兰致敬,与《向皮娜致敬》将展示两位现代舞一代宗师的舞蹈精髓,以表达对她们的敬意。香港城市当代舞团《风中三十五》将回顾了舞团35年的艺术旅程。香港黄静好的《风情情》铭记曾为历史作出贡献的先贤。

特别一提今年两个形式崭新的节目。以色列塔米舞团的《舞林秘笈》,观众需从不同大小高低位置不同的窗口窥视演出,寻找属于自己的角度及观影体验。节目如铁钟书先生的《围城》一样,看与被看,城里城外,孰真孰假;葡萄牙著名编舞佛朗西斯科的《高级定制》打破观与演的界限,观众将由此成为“合伙人”,为节目挑选服装和音乐。

社区演出:意外之美,邂逅之美

南都:跟往年相比,今年的社区项目尤其多,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曹诚渊:过去不是我们不想做,而是因为每次在外演出,都要涉及到很多相关部门,非常麻烦。从去年开始,省文化厅开始介入现代舞周,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否则也很难成形。

今年的社区项目,整体跟去年差不多,我们希望能更多地呈现一些有意思的,或大家都没有见过的东西。我个人比较推荐的一个是《密集》,演出会在三个帐篷里进行,但你必须得主动去找,找到才能看。这种形式不仅在中国,在世界都是很少见。

再有一个是由香港城市当代舞团带来的《风中三十五》,这个是他们35年演出中一些片段的组合,非常有趣,之前也没有正式演出过,这次算是首演,我们可以先睹为快。在我看来,香港和广州的关系非常独特,第一晚广东现代舞团演出《蜕变》,第二晚他们则演《风中三十五年》,两者之间其实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关系。或许通过这两场演出,你能够更全面的感受中国现代舞的发展轨迹。

南都:去年在二沙岛,你们也做过一些室外的演出。对于室外演出,在观感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曹诚渊:户外演出跟剧场演出最大的不同,就是你不用去选择,你看见就看见了。就好像我们去年在沙滩,我们也没怎么宣传,住在旁边的人看到就来了。最好玩的是,我当时听到一对母女的对话,妈妈看得很投入,但女儿有点站不住了,她就问:“妈妈,他们在做什么,我看不懂。”我想这也是大部分观众的感受。然后她妈妈回答说,看得懂就没意思了。

我觉得这就是户外演出的有趣之处,你走在路上,突然发现某些事情在发生,而且你还看不懂,所以你的过去关注。就像这对母女一样,他们是在不经意间停下来来看的,并不是说刻意去看了现代舞或是什么。

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去看现代舞,那我还是推荐买票去剧场看。只有当灯光暗下来的时候,你才有一些空间真正去思考和回忆。在社区,很多事情往往就是一瞬间,就是那么一下子。就像这对母女的对话,这就是它意义之所在。

革新之作:打破传统,才能走到前沿

南都:我注意到这次演出中,有一个台

湾现代舞者蔡博丞,最近林怀民和云门舞集也在广州大剧院演出。这个蔡博丞的作品,跟云门应该差别很大吧?

曹诚渊:非常大。在我看来,云门舞集其实不能算是现代舞,它更像是台湾的古传统舞蹈,有点像是大陆的《东方红》一类的,是台湾的一种文化象征。云门舞集讲求的是很传统的东西,林怀民能把书法这些传统文化非常好地融汇到舞蹈中。

但也正因为此,所以它不能算是现代舞。现代舞的艺术必须永远是走在最前沿的。云门舞集最初确实有现代的因素,但它已经走过三四十岁了,现在已很难再说现代。对于台湾的现代舞者,他们需要做的也是打破、打破云门,这样才能真正走到最前沿,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最冒险的东西。从定义上说,“现代”永远是小众的,不是主流的,当大家都接受你时,那你就变成传统的了。

这也正是林怀民为什么要做“云门2”的原因。他们找了几个非常年轻但在世界上很有名气的编导来编舞。其目的也是为了不断打破自己。对我来说,广东现代舞团就有点像“云门2”,我不希望它变成云门舞集,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去培养新的演员,让新的艺术家来我们这里创作。我们希望他们接受与过去万千不同的训练,让身体能够应付不同编导的要求。

南都:具体到蔡博丞的这个作品,他的“现代”又现代在什么地方呢?

曹诚渊:蔡博丞的《浮花》非常强调人与人的关系,他把这种关系用非常意象性的东西在处理。在《浮花》里,你会看到女舞者一直骑在男舞者身上跳舞,但女舞者的裙子把男舞者完全盖住了,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人,直到最后露出来,你才发现原来是两个人。

通过这个作品,你会发现,他们不是直接用某种情绪在表演;而是使用了一种舞合的语言装置,通过服装和动作在表现。但你看完这个节目,你也不会立即感受到他说的男女关系,或者人与人的关系,仅仅是觉得有趣,会很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这些东西就在慢慢地渗透进你的脑子里。

我觉得这些就是年轻人特有的敏锐的东西,年纪大的,像我,像林怀民都不会去想这些东西,我们想的是怎么正规地表现一个人,比如说我跟你的关系,我们怎么用肢体去表现,非常具体,但他们却会调动很多出其不意的方法来说这些细节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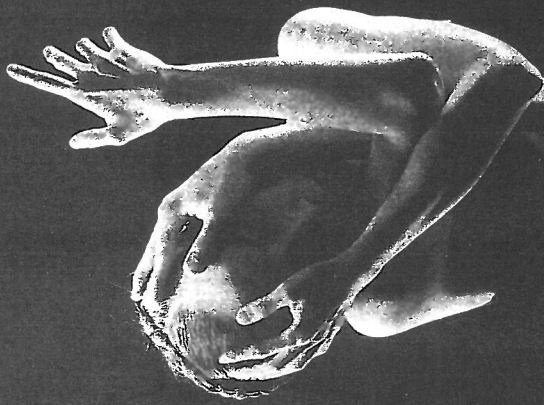
许固令《王国维人生三境界说》。

许固令刘佑局画展引发热议

南都讯 记者颜亮 本月25日起,许固令刘佑局画展在广州员村羊城晚报创意园绿枫美术馆开幕。有关领导和各界人士共500多人出席开幕式,展期将延至月底结束。众多专家学者评价说,“这两位先生以各自不同的身份和风格在艺术界具有特殊的地位,但崇尚艺术的自由是他们追求的一以贯之。”

许固令先生从事绘画艺术几十年,他辗转于香港、台湾和许多西方国家,因此他的艺术具有了中西合璧的独立意韵。刘佑局则以书法出现在公众视线,近年来他转向对绘画探索,开创了具有当代精神的艺术意识。其作品甫一问世就引起国内外艺术界高度关注,他创作的《观荷秋影》是世界华人艺术家唯一被美国纽约大西洋城收藏的作品。韩国著名评论家约翰·沙律斯评价说,“刘佑局作品的画面语言,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以人类的大美作为蓝本,表现了当代世界艺术潮流的新走向。”

据悉,目前刘佑局已受尼克松总统基金会邀请,将于11月中旬在美国尼克松博物馆举行个人画展。



李思思Neo Dance HK
用一种更为内化的方式，
不断打磨作品《浮花》
心，这支舞也可以说是他们
们两人关系中突破瓶颈的
标志

年轻现代舞者的突破与实验

·特约 编译:程晓芳

广州打车,司机知道广东现代舞团怎么走,甚至从未接触过的江西,它这个对行外的世界来说还很新鲜、“看不懂”甚至从未接触过作品,正是为了展现年轻舞者和舞者各自突破瓶颈的努力。

比如为什么它具有业内人士的沙龙性质,为什么受邀参演的有些作品看上去还只是半成品,为什么几乎不谱名团名作……舞团的工作团非非常强调它的先锋性,鼓励实验性创作,鼓励新人,没有纯粹的商业演出,而更希望寻求引领国内和广东歌舞院小剧场。这是广东现代舞团的两个主要演出场地,舞者与观众之间的对话以及机构向舞团邀约,也都在这里。

广东现代舞团举办到今年已经第11次了,而我是第一次参加。11年来,这团国内现代舞“先驱”曹诚渊创办的舞团已经形成了一定语境,但又尚不能确立了传统。所以很有必要了解一定的语境,这可能是未来传统的一部分。

算是一门艺术了,要说现代舞的传统,从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玛莎·葛兰姆(Martha Graham)、康妮·肯宁汉(Merce Cunningham)到荷西·李蒙(Jose Limon)等人的观念和训练方法,也是非常强大而且被广泛传承。可是这个古典芭蕾的语境中蜕变出来的反叛者,这么多年来在大多数观众看来,仍然是个年轻的艺术门类,天生代表着新意和自由。

然而当一连数天每天看好几个现代舞表演,还是很容易感觉到,这个对行外的世界来说还很新鲜、“看不懂”甚至从未接触过的东西,在它内部,也多少遇到了瓶颈。那些为了打破芭蕾舞类弄技巧、呈现身体和触痛感的成规而生生的身体运用方式,很大程度上反过来了:许多动作和编排非化曾相识,舞者们穿着日常的服装,扭曲撕扯着自己的身体,无休止地展现歇斯底里的“内心情感”,但很多时候只让人觉得和话剧腔一样空洞虚假。而广东现代舞周游蒂大量实验性作品,正是为了展现年轻舞者和舞者各自突破瓶颈的努力。

台湾独立编舞家蔡博丞带来了今年获得第28届德国汉诺威国际编舞大赛两个奖项的短作品《浮花》,这个只有9分钟的作品,被安排在两个30分钟的作品之前,可绝对是个亮点。蔡博丞的创作范围非常广,他在台湾也为芭蕾舞团做编导,同时做爵士舞创作,因此风格非常多变。“浮花”的形象来自南方用于祈福的传统水灯,是蔡博丞为了纪念痛症过世的父亲而创作的,但是作品中运用了一些比较传统的元素,比如舞者的白纱蓬蓬裙,还有前半段由女舞者完成的上身动作,都有现代芭蕾的影子在其中。蔡博丞和两个舞者蔡源代以及张圣和毕业于同一高中,和蔡源代合作了十几年,非常熟悉他们身体的使用方式,为他们设计了很多有意思的动作。舞作后半段,当黄琼代做独舞上身时,观众才发觉到蓬蓬裙里面还有一个男舞者,前者一直用双腿夹住后者的影子在跳,所以她下半身的动作,其实是在张圣和完成的。当她站起来,舞台上便出现了一个身材极不协调,但是非常努力在跳舞的巨人。蔡博丞还是希望自己的努力以身体的出类拔萃,“大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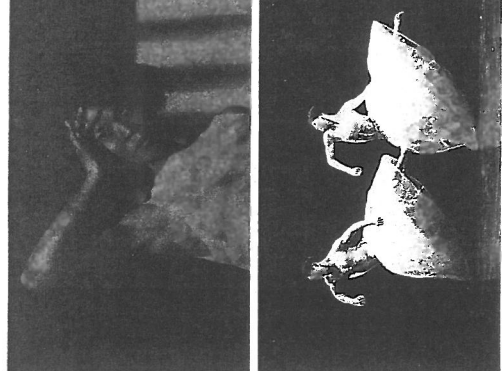
LIVE 现场

与作品之间微妙的关系和相互影像转化的过程,不放过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细节。当然,除了探讨“皮格马利翁效应”之外,这支舞也可以看作他们两人关系中实际经验的表达。

另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作品是日本编舞多田沙里和视觉音乐艺术家赤川纯一合作的《形》(Figure)和许多运用了多媒体素材的舞蹈或者引进了肢体表演的当代艺术不同,这个作品是纯粹地探索影像与动作的结合。上下两个投影在舞台后方的屏幕上打出声音和光波的拟像,线条、几何图案以及光线不停变化,多田穿梭在它们之中,像是往返于不同的时空。舞蹈的动作并不复杂,但是与影像和声音的配合非常精心,甚至到了精确的程度。可能是因为这种精确性,原本抽象的舞蹈反而一下子触发了想象,我的最直接感受就是仿佛进入了1984年的场景。实际上当身体动作很难再有大的突破,现代舞也将自身的领域延伸到当代艺术、多媒体艺术以及行为艺术之中。去广州之前,我刚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看了一个当代艺术展,它的开幕秀就是在美术馆正门前的走道上表演的现代舞,这意味着如果不看完,就无法

直想要创新,可是舞蹈已经几百年了,现代舞也那么久了,我们还是只有两只手,两只脚,你要创作出别人没有做过的动作,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舞蹈结合影像的事情,国外的剧团都在做,舞团的特点主要还是来自思维和训练方式。我想做的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找到最微小的突破点,努力去推翻传统一点点,就够了。”

Neo Dance HK 这个夫妇组合则在用一种更为内化的方式,不断打磨同一题材的作品。他们的节目叫《葛拉蒂X》。葛拉蒂(Galatea)是希腊神话中象牙少女的名字,4年间,李思思创作了三个版本的作品。最新的版本最符合神话原著的情节,雕刻家皮格马利翁(Pygmalion)将把全部的情力、全部的热情、全部的爱恋都赋予了葛拉蒂,他爱上了他的作品。最终他的渴望得到了回应,雕塑被赋予了生命。最早版本的葛拉蒂始终没有回应皮格马利翁的爱,只是毫无反应地任由他摆布;第二个版本也是一个悲剧,虽然葛拉蒂得到了生命,可她是永生的,而她的雕塑家则无法抗拒自然的力量,最终与她阴阳两隔。第一个和第三个版本都很长,因为李思思和丈夫丹丹琦一直在揣摩创作者



上面(从上到下):日本编舞多田沙里和视觉音乐艺术家赤川纯一合作的作品《形》探索了影像与动作的结合
何香凝美术馆开幕展及的舞蹈《皮格马利翁》用于何香凝美术馆

进入美术馆。这种与环境事件结合的现代舞演出如今越来越多,有时候也很难说它是行为还是舞蹈。可是大多数此类表演的的问题还是在形式大于内容,或者形式不够精确,否则,像《形》这样的探索,形式有可能成为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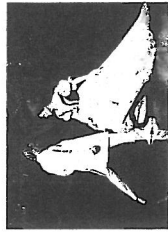


上海

圣境印象——印度佛教艺术展

作为2014年“中印友好交流年”的系列活动之一,上海博物馆和加尔各答印度博物馆联合举办“圣境印象:印度佛教艺术展”,展出所展出的91件组文物,较为系统地反映了佛教在印度的缘起、流化和发展,以及佛教文化在其他地区、尤其是亚洲地区广泛传播的过程。展品以佛本生故事和佛教题材为主要内容,用“象征和具象”手法表现佛陀与诸神形象、法器、银器、贝叶经和微型佛画,时代自公元前2世纪的莫卧儿王朝至公元19世纪。

时间:2014年12月3日-2015年2月2日 地点:上海博物馆



上海

经典德语音乐剧《伊丽莎白》

以奥地利皇后与匈牙利国王斐迪南(茜茜公主)的一生为原型创作德语音乐剧《伊丽莎白》,在年来上演上海。从豪华的欧洲古典音乐传统到主要演员,这次伊丽莎白公主的演出基本采用了本土演出的班人马。伊丽莎白公主(中)中出现的动人故事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然而,音乐剧《伊丽莎白》却还原了这位王后真实的人生经历,尤其特别的是,剥离伊丽莎白公主的玛丽亚成为故事的讲述者,她站在虚空的法庭上带领观众回顾皇后的一生。

时间:2014年12月9日-2015年1月11日 地点:上海文化广场

北京

人艺话剧《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杰作,描写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北平人力车夫老舍的命运。主人公祥子年轻健壮,吃苦耐劳,要强好胜。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靠自己汗水挣得一桶属于自己的洋车,当个“体面的”车夫。然而,无休止的打击让祥子看到了生活的残酷,也让他变得像骆驼一样:身上多灾多难,跑多远,也不能叫人压倒;……(本次人艺的演出由梅阡编剧,顾威执导,于震、孙惠、王德立、尹申、张万禹、朱少卿等主演。

时间:12月12日-12月25日 地点:首都剧场

蔡博丞作品獲德編舞賽兩項大獎

發稿時間：2014/06/24 18:12

最新更新：2014/06/24 18:12

字級：[A-](#) [A+](#)

[轉寄](#)

[列印本頁](#)

(中央社記者林琳柏林24日專電) 台灣新銳編舞者蔡博丞的作品「浮花」(Floating Flowers) 獲得第28屆德國「漢諾威國際編舞大賽」的「德國斯圖加特高堤耶舞團暨劇院製作獎」及「觀眾票選獎」。

由漢諾威芭蕾舞團(Ballett Gesellschaft Hannover)主辦的「漢諾威國際編舞大賽」(Internationaler Wettbewerb fuer Choreographen Hannover) 旨在鼓勵編舞新秀，參賽者年齡不得超過35歲，而且如果作品是獨舞，不得由編舞家本人擔綱。

今年首創的「德國斯圖加特高堤耶舞團暨劇院製作獎」(Gauthier Dance // Dance Company TheaterhausStuttgart Produktionspreis)是以斯圖加特高堤耶舞團暨劇院為名的巡演推廣獎項。

創辦人兼舞團藝術總監艾瑞克·高堤耶(Eric Gauthier)表示，「浮花」是令他眼睛為之一亮的作品。蔡博丞的創意和大膽的想像非常符合他正在為斯圖加特劇院2015年春季國際舞蹈節的節目策展方向。他邀請蔡博丞訓練該舞團的舞者在國際舞蹈節詮釋歐陸版的「浮花」。

高堤耶表示，明年「浮花」將會在德國及歐陸各地巡演。他有信心能將這位27歲來自台灣的編舞者推向國際舞台，

「漢諾威國際編舞大賽」每年接受世界編舞者將作品用DVD投件報告參賽。主辦單位由200多件參賽作品中選出20件作品，邀請編舞者帶著舞者到德國來參加決選。

今年作品入選的編舞家分別來自芬蘭、荷蘭、阿爾巴尼亞、中國大陸、義大利、南韓、西班牙、美國、俄羅斯、以色列、土耳其、英國、台灣和地主國德國。前3名、藝評人獎及德國聯邦青年芭蕾舞獎分別由以色列、義大利、英國以及荷蘭的編舞者和他們的雙人舞作品獲獎。1030624

※本網站之文字、圖片及影音，非經授權，不得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及利用。



KULTUR

Stark in der Manege

Akrobatik, Slapstick, hohes Niveau: Israel gewinnt beim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 für Choreograph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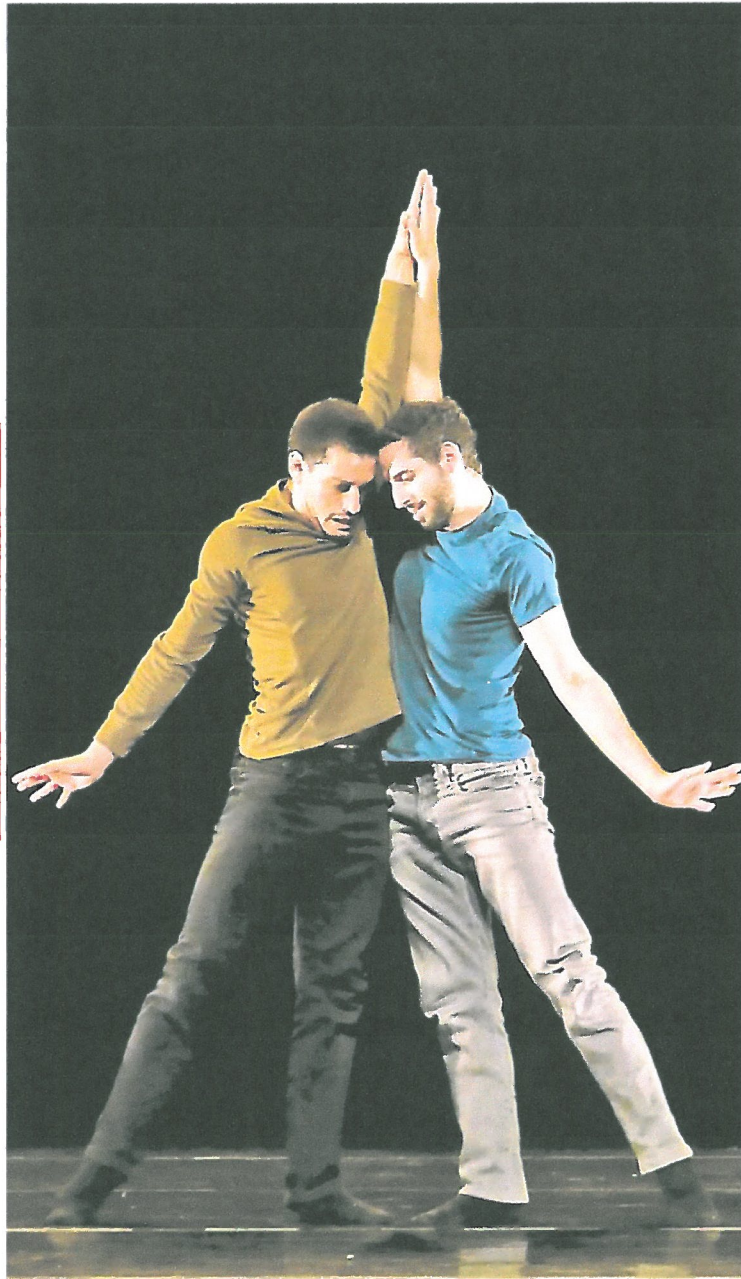
VON KERSTIN HERGT

Männer unter Reifröcken, Bierorgien, Folklore, Akrobatik, Slapstick und als Höhepunkt zwei Kerle, die zu Joni Mitchell tanzen – was für ein Zirkus! Aberwitzig bis atemberaubend ging es am Wochenende beim „Internationalen Wettbewerb für Choreographen“ im hannoverschen Theater am Aegi zu. Doch gerade wegen der vielen unkonventionellen, zum Teil geradezu experimentellen Beiträgen war das Niveau im Vergleich zu den Vorjahren dieses Mal besonders hoch. Mit Idan Sharabi aus Tel Aviv hat, wie schon 2013, wieder ein Israeli den ersten Preis gewonnen. Doch vor allem die Konkurrenz aus Asien war stark.

Der Publikumsliedling kommt aus Taiwan: Tsai Po-Cheng bot mit seinem Duett „Floating Flowers“ einige Überraschungen auf der Bühne. Die erste war, wie die zierliche Tänzerin plötzlich baumlang wurde, nachdem ihr Partner sich zuvor unter ihrem Reifrock verborgen hatte und sich schließlich mit der Frau auf seinen Schultern aufrichtete. Was folgte, war eine witzige und temporeiche Zwitterpartie. Dafür gab es nicht nur den Zuschauerpreis (dotiert mit 1000 Euro), sondern auch einen von drei Produktionspreisen: Der mit seiner Compagnie Gauthier Dance im Theaterhaus Stuttgart international erfolgreiche Choreograf Eric Gauthier will mit Tsai Po-Cheng als Gastchoreograf im nächsten Jahr auf Tournee gehen.

Gauthier, 2007 selbst Preisträger des Wettbewerbs, gehörte in diesem Jahr neben der Isländerin Katrin Hall, Hannovers Ballettchef Jörg Mannes, Jan Pusch vom Ballett des Staatstheaters in Braunschweig, dem Leiter des Bundesjugendballetts, Kevin Haigen, sowie Richard Wherlock, Direktor Ballett Basel, zur Expertenjury, die insgesamt drei Geldpreise vergibt. Ed Wubbe, der Kopf der Jury und künstlerische Leiter des von der Ballettgesellschaft Hannover zum 28. Mal ausgerichteten Wettbewerbs, konnte wegen einer Erkrankung nicht kommen. Den von seinem Scapino Ballett Rotterdam zusätzlich gestifteten Produktionspreis wird er im Nachhinein anhand von Videoaufnahmen vergeben.

Den zweiten Produktionspreis hat das einst von John Neumeier gegründete Bundesjugendballett dem Briten Joseph Toonga zugesprochen. Der mit einer eigenen, kleinen Compagnie in London arbeitende Choreograf hat seine Wurzeln im Hip Hop. Entsprechend ist sein Duett „Ours“ geprägt von schneller Fußballarbeit, Körperdrehungen und typischen Moves wie dem Popping, roboterartigen



Athletisch, präzise, lässig: Dor Mamlia und Idan Sharabi mit „Ours“, der Siegerchoreografie nach Joni Mitchells „California“.

Bewegungen. Besonderen Reiz gewinnt die Produktion dadurch, dass Toonga die Street-Dance-Elemente geschickt mit Versatzstücken aus dem klassischen Ballett paart.

„Ours“ ist zufällig auch der Titel des mit 6000 Euro prämierten Siegerstücks von Idan Sharabi und ebenfalls ein Duett. Sharabi selbst tanzt zusammen mit seinem Partner Dor Mamlia zu Joni Mit-

chells „California“. Erneut siegen damit wieder Israelis – was bei immerhin elf Finalisten unter den 20 Teilnehmern gar nicht einmal so selbstverständlich war. Junge, vor Kraft strotzende Kerle tanzen zu dieser kristallinen Sopranstimme aus der Mottenkiste des jugendbewegten Folk, ohne dass es lächerlich wirkt – allein das ist schon preiswürdig. Der Song wird immer wieder unterbrochen von eingespielten Tonbandinterview-Schnipseln. Es geht um das Thema Heimat. Ein Motiv, das der in seiner jungen Karriere bereits viel gereiste ehemalige Tänzer des Netherland Dance Theater (NDT) und der israelischen Batsheva Dance Company oft in seinen Arbeiten aufgreift. „Ours“ sprüht vor Witz und ist doch bewegend und nachdenklich. Hinzu kommt das außergewöhnliche Bewegungsvokabular Sharabis: Athletik, tänzerische Präzision und betont lässige, fast improvisatorische Passagen fließen perfekt ineinander.

Von leiser Ironie ist beim Zweitplatzierten nichts zu merken: Chiara Taviani und ihr Duettpartner Carlo Massari sorgten mit ihrer Slapsticknummer „Maria Addolorata“ für lautstarkes Gelächter im Saal. Leiden war das Thema – aufbereitet wurde es mit jeder Menge Bierdosen. Den wahren Clown des Abends gab bei all den Stars in der Manege jedoch Moderator Benito Marcelino, einst gefeierter Solist in Monte Carlo. Amüsant und zuweilen ein wenig flapsig interviewte er die Choreografen in den Umbauphasen. Die Antwort des Italieners Fabio Liberti auf die Frage, warum er choreografiere, lautete, dass er nicht gerne rede. Ausgerechnet sein Stück „Blinking“ war das textlastigste unter den Finalisten. Musik gibt es so gut wie nicht. Eine weibliche Stimme vom Band sinniert über Träume und Erinnerungen, während sich vier Tänzerinnen dazu bewegen; jede Zuckung entspricht einer Silbe. Für diese zehnminütige Präzisionsarbeit gab es den Kritikerpreis der Journalisten (1500 Euro).

Rätselhaft bleibt die Entscheidung der Expertenjury für den dritten Preis (2000 Euro). „Trigger-Happy“ von Joeri Dubbe aus den Niederlanden ist ihm zufolge inspiriert von dem Film „2001: Odyssee im Weltraum“. Die mehr als roboterhaften Bewegungen ließen jedoch nicht darauf schließen. Andere Stücke, die es nicht ins nahezu ausverkaufte Finale im Theater am Aegi geschafft haben, waren nicht nur aussagekräftiger, sondern auch mutiger. Etwa Danilo Floreanis Duett „Believe“ mit einem Behinderten als Partner. „Jeder Körper kann tanzen“, war die Botschaft. Der Ausflug ins All mutete dagegen abgehoben an.

Metaphern des Schmerzes



Wenn man hier in den Rock schaut, wird ein Mann sichtbar. Der Taiwan-Chinese Tsai Po-Cheng hat mit „**Floating Flowers**“ ein überraschendes Doppel abgeliefert. Der Tänzer trägt die sehr leichte Tänzerin auf den Schultern, zusammen agieren beide wie ein einziger Körper – kleiner Kopf, muskulöse Beine, das Zusammenspiel verblüfft, amüsiert und bewegt. Dem Publikum hats so gut gefallen, dass es seinen Preis hierfür gab. Außerdem erhielt der Choreograf den Eric-Gauthier-Produktionspreis und darf mit seiner Compagnie professionell arbeiten.